

## 一等奖

□王辉

他兴冲冲地从颁奖大会上回来，眼睛里放着光彩。他的一篇关爱主题的小说《雨伞》获得了市征文大赛一等奖。

妻子不在家，大概出门买菜去了，妻子勤劳贤惠，家里的事，里里外外都是她在默默地操持。

桌上放着一杯橙汁，金黄色的，散发着诱人的光泽。他喜欢吃果汁，这自然是妻子亲手为他准备的。

他笑了笑，拿起杯子喝了起来，嗯，甜甜的酸酸的，非常好喝。随后，他走进书房，打开电脑，又在构思另一篇小说。随着悦耳的键盘声，一行行文字跳了出来。

外面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，可妻子还没回来，不知道妻子是否带了雨伞。

过了一会，发现窗外有个人影在晃动，大概是妻子回来了，他忙起身开门，一看是个老头，正站在屋檐下躲雨，他忙把门关上了。

他坐下来继续敲击键盘。过了一会，一阵轻轻的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路，开门一看，又是那个老头，他不禁皱起了眉头。这会儿，他看清楚了，老头70多岁的样子，身体肥胖，脸上有一块铜钱大小的黑色老年斑，十分刺眼；老头张了张嘴，操着一口浓重外地口音说：“先生，能不能借我一把雨伞？我明天就来还。”他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“家里没雨伞。”“呼”的一声就把门又关上了，实际上家里还有一把短柄雨伞的，但他既嫌麻烦，也不信任这个老头。

外面传来了老头断断续续的咳嗽声，过了一会，咳嗽声渐渐消失了，他走到窗前张望，发现那老头已经走了，他松了一口气，重新回到电脑桌前，继续他的写作。

不知不觉天已经黑了，妻子迟迟没有回来。他开始有些担心，正要出门去找，妻子撑着雨伞回来了，他忙替



AI制图

妻子收下雨伞，发现妻子半个身子都淋湿了，他问：

“怎么回事？是不是雨伞坏了？”

妻子笑而不语，忙进卧室换衣服。

他检查一下雨伞，发现并没有坏。随后，他拿起了放在桌上的获奖证书准备向妻子炫耀。

妻子换好衣服走了出来，一边整理凌乱的头发一边解释说：“路上遇到一个老人，他没带雨伞。我撑雨伞送他回家，事情就这么简单。”

他问：“你们认识？”

妻子摇摇头，说：“不。老人说一口外地话。因为他的身体比较胖，我的雨伞又小，我把雨伞尽量往他那边移。”

他面露疑惑，问：“为什么要帮助一个不认识的人？”

妻子说：“我也曾得到过陌生人的帮助。有一天下班回家的路上，突然下起了雨，当时我没带伞，在雨中匆匆地走，一个好心人递给了我一把雨伞，她和我素不相识。这件事让我感触良多，感觉这个世界很温暖。正像有一首歌唱的：‘只要人人都能献出一点爱，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。’”

他听了脸上一阵发热，忙问：“今天你帮助的这个老人，脸上是不是有一块很大的黑色老年斑。”

妻子说：“是啊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他喃喃地说：“刚才他跟我借伞，被我拒绝了。”

他手上的获奖证书滑落在了地上。他明白，今天谁才是真正的一等奖获得者。

## (一)

那年，她二十二岁。

那年，她父母先后患上重病。她卖掉房子，替父母治病，也没留下他们的生命。办完父母的丧事，身无分文的她走上街头，在这个县城里，她举目无亲。

那天，她走进了街头的一家小吃店，向服务员要了一碗面条。已经一天没有吃过东西的她，把面条风卷残云般地送下肚子后，对店老板说：“对不起，我身上没钱。”

店老板大怒，不仅不让她走，还用很难听的话骂她。

## (二)

那年，他二十八岁。

那年，他迷上了赌博，把家里全部的积蓄输得精光，还欠下一屁股的债。

那天，在牌桌上赌了一夜的他来到小吃店，准备吃饱回家睡觉。昨晚

## 赌

□老歌

他又输了，口袋里仅剩几张小毛票，刚够吃一顿早餐。他听到服务员刻薄的责骂声，他看到她眼里是黑洞一样的绝望。

他掏出钱，替她付了账。

## (三)

他饿着肚子，起身走了。

她也走出了小吃店，在路口，她犹豫了一下，然后不远不近地跟在他的后头。

她跟着他穿过了一条巷子、跨过了一座石板桥、又走过了一条街道，来到了一座泥墙小屋前。

他正要开门进去的时候，这才察

觉到身后跟着她，他问：“你跟着我干嘛？”她低头站在那里，最后，一咬牙说：“我没有地方可去。”

他把赌戒掉了。

半年后，他和她结婚了。

## (四)

日子过得快，转眼，他和她都一头白发、满脸皱纹了，经常坐在门口晒太阳。

她问他：“当初你为什么要替我付钱？”

他说：“看你可怜。”

他问她：“那时你为什么要嫁给我？”

她说：“你心好。”

他问她：“如果当初给你付钱的是一个老男人、坏男人，你也嫁吗？”

她说：“嫁呀，没活路了，赌一把。”

他说：“唯有这一次，我赌赢了。”

这些对话，他和她说了一次又一次，说不厌，也听不厌。

## 一辈子 两辈子

□马朝虎

青石板铺就的街道，将镇子从南到北串在了一起。遇上下雨天，屋檐下雾气氤氲，湿漉漉的街面泛着青光，犹如一面镜子。早起的人走过，啪嗒啪嗒的脚步声，镇子里的人都能听得见。

刘木匠是镇子里起得最早的人。

镇子里许多人靠手艺为生，有木匠、篾匠、泥瓦匠、剃头匠、裁缝匠……刘木匠的木器铺，开在镇子的南头。他师弟张木匠的木器铺，开在镇子的北头。

刘木匠和张木匠同龄。十六岁那年，他们拜师学艺。刘木匠比张木匠早拜师半个月。三年后出师，各开一家木器铺。

刘木匠勤快，除了吃饭和睡觉，一天到晚都在推刨、凿眼、捉锛、抡斧、打线、开料……木器铺里木屑飞扬。

张木匠不这样，每天，赚够一天的开销就停手。然后，喝茶听戏，或去茶馆与人打上几手纸牌。到了晚上，会有滋有味地喝上几杯酒。

好几次，张木匠穿过整个镇子，来到刘木匠的木器铺聊天。这时候，刘木匠仍然没有停手，继续做着活儿。张木匠摇摇头说：“师兄，人活一辈子，该享受时也得享受，人活得多长久，活儿就有多长久，永远干不完。”刘木匠还是埋头苦干，没工夫搭理张木匠。

从此，师兄弟没什么往来。

张木匠依然如故，赚够一天的开销就逍遥自在。有人上门要做木器，他把人往外劝：“去我师兄那里，手艺跟我一样，工钱也跟我相同。累死他。”

刘木匠六十岁那年，感觉自己干活有些力不从心，加上儿女已成家立业，就把木器铺关了。凑巧的是，这一年，张木匠也将木器铺关了，开始颐养天年。

一天，刘木匠拎着几斤鸡蛋糕去看望张木匠。南方的雨下了好几天，镇子湿漉漉的，像刚从水里捞出来，清亮，透明。

师兄弟终于有时间坐下来，慢慢唠嗑了。

张木匠说：“师兄，以前，你除了干活就是干活，现在想想，都为你叫委屈，活得不值。”

刘木匠笑了笑，说：“值，值得很呢。”

张木匠满腹狐疑地，问：“值什么？”

刘木匠问他：“你家几个子女？如果是做木椅子，你一天做几张？”

张木匠说：“我一个儿子，一天只做十张椅子，不贪多，够养家糊口就行。”

刘木匠说：“我一个儿子一个女儿，一天得做二十张木椅子，要是我跟你一样，一天做十张木椅子，一个孩子就得饿肚子。我咋就不值了？值，我一辈子值你两辈子呢。”

停顿了一下，刘木匠吸了口气，接着说：“师弟，谢谢。我知道你对我好，这声‘谢谢’，我在肚子里憋了几十年。”

说罢，师兄弟都哈哈大笑起来。